

# 《沉默的榮耀》人物原型4位後人接受《大公報》採訪

## 吳石孫女：盼台灣早日回歸祖國

暗夜潛行，忠魂不滅；沉默之名，光耀千秋。電視劇《沉默的榮耀》熱播，讓一批隱蔽戰線上的忠誠戰士，走進千家萬戶。捨小我、隱榮耀，他們的名字，成了台灣「白色恐怖」時期最黑暗的註腳，而他們的精神，卻如不滅的燈塔，照亮了後人前行的道路。2026年元旦零點，《沉默的榮耀》裏真實人物原型「東海小組」先烈後人齊聚北京大鐘寺撞鐘，祈願新的一年國富民強，盼祖國統一大業早日實現。

他們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，講述前輩榮屏以外的英勇往事。

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



在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廣場，學生們向無名英雄雕像敬禮。

資料圖片

### 朱楓孫女：奶奶一生始終與「害怕」二字絕緣

1938年，朱楓從浙江寧波鎮海走出，在武漢新知書店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；1949年11月27日，朱楓隻身登上前往台灣的輪船，毅然深入龍潭虎穴；1950年6月10日，在馬場町刑場上，槍聲響起，她高呼：「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」英勇就義時，朱楓年僅45歲。「奶奶心中最渴望的就是一家團聚，但當任務來臨時，她是毫不猶豫的。」朱楓的孫女朱容瑤對《大公報》說。

《沉默的榮耀》播出的時候很多朋友問朱容瑤，「奶奶吞金的時候，她不會害怕嗎？其實電視劇應該把她拍得害怕些、更平凡些，這樣才更真實……」朱容瑤卻說，奶奶的一生，是始終與「害怕」二字絕緣的一生。

五卅運動的街頭，死亡的威脅近在咫尺，她與陳修良帶領同學們並肩遊行；抗日烽火蔓延到鎮海，她變賣所有金玉器，冒着敵軍的瘋狂轟炸走遍城鄉、宣傳抗日、救護傷員；身懷六甲之時，她從鎮海出發穿越封鎖線，一路險象環生、食不果腹；上饒集中營虎狼環伺，她三進三出營救同志、傳遞消息，憑藉智慧與勇氣折服敵人；同豐商行被查封後，她從狹小高窗爬入取走密件，又坦然走進日本憲兵隊自首，獨擔罪責護下眾人……每一次的磨難與驚險，都未曾讓朱楓有過一絲一毫的懼怕。

### 民族大義放在個人安危之前

朱容瑤動情地回憶，接到赴台任務時，奶奶正和爺爺規劃着團圓，然而任務來臨時，奶奶是毫不猶豫的。她給爺爺的信中寫着：「這個時候，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，更重要的應先去做！」她給爺爺寄的最後一張照片的背後寫道：「她已深深體驗着，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，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！」這裏提到的「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」，是對所有同胞的愛。

「奶奶所有的不害怕，看似不可能，但卻是必然。她的不害怕是和所有先輩先烈們一樣，把民族大義放在了個人安危之前，以忠貞的黨性和堅定的革命思想鑄成了無堅不摧的盔甲。」朱容瑤含淚呼籲，「願以先烈們的精神力量為火炬，以這份信仰的力量鑄就永久的忠誠！讓我們一起努力，把國家建設的更美好，早日促成兩岸統一，讓先烈們的夙願早日實現。」



▲台灣民眾在台北馬場町紀念公園舉辦追思慰靈大會。1950年吳石、朱楓等人於此地英勇就義。資料圖片

輕輕撫平珍貴的陳年舊信，吳紅對《大公報》回憶，奶奶在牢中看到爺爺，遍體鱗傷「情形很可憐」，可爺爺卻說：「我的事汝（你）不要管」，並託付奶奶照顧好年幼的兒女，照顧好家。爺爺把他的愛國愛民之心說是「我的事」，把嚮往光明、期盼祖國統一，期盼台灣回歸祖國懷抱，說是「我的事」。爺爺為了「我的事」奮鬥了一生，他不願看到祖國山河破碎，人民遭塗炭，不願看到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


▲在福州市螺洲鎮的吳石故居，人們向吳石雕像敬獻鮮花表達敬意。資料圖片

1969年8月，吳石攜夫人王碧奎和最小的一雙兒女，從福州飛往台灣。之後，吳石與朱楓密切配合，將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、台灣各島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等絕密文件傳回大陸。

「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」，《沉默的榮耀》中吳石這句話，正是其捨生取義的真實寫照。

1950年，蔡孝乾的叛變與投敵，讓吳石很快被捕入獄。吳石在獄中遭受各種酷刑，被反覆審訊，一隻眼睛因此失明。當年6月10日，吳石被押往刑場。面對死亡，他毫無懼色，留下一封絕筆，字字泣血，「五十七年一夢中，聲名志業總成空。憑將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對我翁。」

「憑將一掬丹心在」，誰又能說，這不是烈士用生命寫忠誠的告白？這顆丹心，是面對酷刑時寧折不彎的骨氣，是明知前路必死，仍願為民族大義燃盡自己的赤誠；這抹丹心，也化作了後繼者心中永不熄滅的火種，提醒後人，今日的山河無恙、國泰民安，皆因無數如吳石一般的英雄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把忠誠刻進骨髓。

吳紅呼籲，「當今我們的國家繁榮富強，更應緬懷先烈，你雖隱蔽無聲，但在我們心中你英名永駐，讓我們繼承吳石將軍的愛國情懷，熱愛人民，熱愛我們的祖國，願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！」

獄中吳石對妻子：我的事你不要管

「我的爺爺吳石將軍為什麼要捨棄他的優越的生活、冒着生命危險投身革命，捨棄他溫暖的小家，拋妻捨子，他和他的家人本可以好好的活着，可他是為了什麼？」吳石將軍的孫女吳紅說到一半，不由潸然淚下。起初她並不理解，後來才漸漸感受到爺爺愛國愛民的胸襟。「他期盼台灣早日回歸祖國。」

作為隱蔽戰線後代，羅振認為，他們傳承的不是一個名字，而是一種精神——「信仰高於生命」的絕對忠誠，是「甘為人梯、甘於無名」的純粹奉獻。

吳石、朱楓、陳寶倉、聶曦烈士和在台犧牲的所有烈士們從未追求青史留名。他們的名字曾不為人知曉，但他們的功勳，已深刻於民族復興的基石之上，永不磨滅。

正如羅振所說，「無名」從來不是歷史的遺忘，而是信仰的昇華；「潛伏」，從來不是妥協的生存，而是另一種方式的衝鋒。「無我」不是一句口號，是他們用一生踐行的誓言。他們放棄了「小我」的一切，才成就了今日「大我」的中華。

### 聶曦後人：實現統一是對先烈最好的告慰

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馬場町刑場，聶曦和他的戰友們，用鮮血和生命，為他們的信仰畫上了一個悲壯而圓滿的句號。《沉默的榮耀》熱播，當看到熒幕上那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時，聶曦家族的每一個人，都心潮澎湃。聶曦的孫女黃怡然給大公報記者分享了一張聶曦就義前留下的照片。照片中，他年僅33歲，身着白襯衫，雙手被反縛於身後，卻依舊昂首挺胸，目光堅定，神情平靜而坦然。

聶曦，原名聶能輝，1937年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他毅然投身抗戰洪流，在槍林彈雨中淬煉成長。他作戰英勇，屢立功，從一名普通的軍官，逐漸成長為一名深受信賴的少校副官，也結識了影響他一生的伯樂——吳石將軍。

黃怡然回憶，面對國民黨當局發動的內戰，聶曦作為吳石將軍最信任的親信和學生，毫不猶豫地追隨他的腳步，踏上了那條九死一生的道路。他曾利用自己的職務做掩護，為吳石將軍搜集和傳遞了大量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；他亦曾冒着生命危險，將298箱國民黨絕密檔案安全轉移並留存大陸，為新中國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財富。

「深知這條道路的兇險，他早已將個

人生死置之度外。在赴台前，他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準備，甚至囑咐家人，為了後代的安全，可以考慮為後代改姓。」她說。

黃怡然深深感嘆，如今的幸福生活，正是無數像吳石、朱楓、陳寶倉、聶曦一樣的無名英雄用生命換來的，他們將名字寫進祖國山河，身軀融入祖國大地，雖有人仍舊無名，但功勳會永世長存。她說，在兩岸關係日益複雜的今天，我們更加懷念革命先烈們。他們的遺志，就是我們今天的奮鬥目標！實現祖國完全統一，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，也是對所有為國家統一事業犧牲的先烈們最好的告慰。

### 陳寶倉後人：最終等來一包承載無盡思念的骨灰

「姥姥當年離開台灣的時候，曾與姥爺有個約定：我們會在香港等你。然而，最終等來的卻是一包承載着無盡思念的骨灰。」講述陳寶倉將軍的故事時，外孫女李敏的眼眶微微泛紅。

1950年7月，一位名為殷曉霞的女孩在夜幕的掩護下泗水登岸，孤身一人將陳寶倉將軍的骨灰從台灣帶至香港。這趟悲壯的行程，彷彿是陳寶倉一生的縮影：在漫漫长夜負重前行，只為將不滅的信仰送達光明的彼岸。

有文章將陳寶倉稱為「鐵血儒將」，這一點在李敏的口中也得到了證實。「我常聽媽媽說，

姥爺是一個很溫和的人，講話緩慢，有分寸，總是以理服人。姥爺一生淡泊名利，曾經歷一次降職、兩次免職，卻對此毫不在意。」李敏回憶，在濟南時，姥爺因將國民黨的軍用物資秘密送給解放軍，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暴跳如雷，他的拳頭幾乎要打到姥爺的鼻子，他卻始終沒有動怒。姥爺曾在詩中寫道：「浮名身外事，應不虧蒼穹。」他將名利視作身外之物，始終堅守內心的正直與坦蕩，無愧於天地。

「浮雲夜夜變，征戰古今同」，陳寶倉選擇去台灣之時就已經預料到這是一條不歸路，充滿

了艱險。

陳寶倉曾寫下「江山浮碧血，日日照丹心。生當報國日，權杖忘家愁」的詩句。李敏說，這份「報國平天下」的理想，寄託着讓所有中國人團圓、過上祥和安寧日子的深切期盼，他正是為了這一理想獻出了生命。

「從姥爺身上我學到了堅守信仰的真正含義，明白了為何無名英雄的擔當。」看過《沉默的榮耀》之後，李敏更覺當下的和平來之不易，吾輩必須傳承為光明奮鬥的精神，才能不辜負先輩用熱血換來的每一寸安寧。



▲1952年，陳寶倉的家人收到由毛澤東簽署的《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》。受訪者提供